



张顺邦用水平尺测量阀门管线水平度。

- 姓名:张顺邦
- 年龄:43岁
- 石化原声:

“这辈子,扭头是不可能了,就像我认定的事,认准的路,绝不回头。”张顺邦患有强直性脊柱炎,脖子僵直,应人非得转身,但说话时语气铿锵有力。

犹佳雨 麦吾丽旦

“这辈子,扭头是不可能了,就像我认定的事,认准的路,绝不回头。”张顺邦患有强直性脊柱炎,脖子僵直,应人非得转身,但说话时语气铿锵有力。

张顺邦今年43岁,是一个深受父亲影响的油二代,1998年技校毕业后,循着父亲的足迹,来到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的西北油田,成为一名石油石化人。他2006年入党,现在是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地面设备组组长,采油技师。

他所在的管理区是中国石化陆上最大的采油管理区,其油藏具有超深、超稠、高压、高温、高含硫化氢、高黏度、高矿化度“两超五高”特点,是具有世界级开采难度的特超稠油区块,被人们称为“塔河特区”。

设备安全、高效、平稳运行是油田高效开发的保障,张顺邦的任务就是管好这些设备,为生产保驾护航。

自从2005年张顺邦患上这个被称为“不死的癌症”的病,便开始了被病魔折磨的痛苦人生。坐着的时候,臀部只能一边挨座,一边

西北油田采油二厂采油管理三区地面设备组组长张顺邦,患上被称为“不死的癌症”——强直性脊柱炎,但他依然保持乐观豁达,把狠劲都用到工作上,在创新创效的路上不畏艰难、勇往直前

“直”人张顺邦

欠着,并且不停地变换姿势,坐不好就抽着疼。晚上要想睡个好觉简直比登天还难,不能平躺,不能翻身,每次醒来是被疼醒的。

“不就是疼吗,只要不死依旧是条好汉。”张顺邦内心依然保持着乐观豁达。他把这股狠劲都用到工作上,不畏任何艰难,意志坚强、直行不懈。

“张技师是我们的福星。他研制的太阳能电动液压注脂泵太管用了,省劲儿不说,还节能、降本、环保。”12月3日,在TH12359井注脂现场,干了几年的采油工柳荣兴奋地说。

“这是张顺邦研制的第三代注脂泵,由手动、电动到太阳能,历时4年,经过上千次试验,上百次改进,真不容易。”员工李文帮见证了注脂泵三次“飞跃”的全过程。

该区有油井298口,自喷井210口,机抽井88口,年合计注脂596井次6868个阀门。过

去采用手动注脂泵,每次注脂需要6名采油工,两辆车,分成两个组。一个组一天只能完成3口井,注脂一轮需要耗时3个多月。“现在,1个人1台车,可以轻轻松松注脂8口井,同时也节约了密封脂用量。”李文帮说。

目前,太阳能电动注脂泵已在全厂近800口生产井推广使用,每年可节约人工、材料、车辆等综合成本730万元。但成本效益可以计算,张顺邦背后的默默付出无法计量。

2017年初夏,张顺邦看到火辣的太阳下,采油工手持按压注脂枪,连续按压,得打压到20兆帕以上才能把半固体的密封脂打入注脂孔,劳动强度大不说,还存在注脂量不准、注脂时间长、注脂费用高等问题。回去后,采油工甩着酸胀手臂满头大汗的情景在他心中挥之不去,“直”人张顺邦直接自问,就不能搞出个省时、省力、省人工的电动注脂泵吗?

从创意到变成现实,整整用了半年。为解决注脂量精准问题,张顺邦苦思冥想,从注射器量刻度得到启示,在注脂泵上标上刻度。计量筒密封是个棘手问题,活塞往回泄压后无法回到原位,只能回到一半。为此,他十几次往返于40公里外的加工车间,修改设计,到井上反复试验,活塞终于可以回到原位了。

就这样,张顺邦成功研制出具有效率高、计量准、劳动强度小等特点的新型电动注脂泵。当年11月,他又改造升级,采用电动注脂泵进行注脂,1辆车,3个人,单个阀门注脂仅需5秒。

2020年,他在网上又看到一幅顶上带着太阳能的电动车图片,再次打开思路。经过3个月反复琢磨,电动太阳能注脂泵问世了。如今,该技术已在西北油田其他3个采油厂推广应用,一年可降本1800万元。今年5月,该技术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技术授权。

这些年来,坚强直行的张顺邦还陆续取得加热炉加水开启阀门专用工具、清洗过滤器装置等13项创新成果,有效解决多项生产难题,直接降本增效上千万元。“坚强的直行,铁一样的汉子。”同事由衷赞叹。



李灿辉每天穿着密封防护服工作,船上高温,10分钟内就汗流浹背。

- 姓名:李灿辉
- 年龄:29岁
- 石化原声:

“我要牢牢地钉在这个岛上,牢牢系在外勤这根桩上,确保船舶进出港和原油接卸的顺利进行。”

广州石化中海宏达公司外勤李灿辉,在距陆地10公里的原油码头工作,接触的人,90%是外籍船员。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输入性风险,他一个人常常要干两三个人的活儿,竭尽所能保障企业的资源供应畅通

本报记者 黄敏清 通讯员 孙晓燕

14天工作在海上孤岛,14天海岛上的单间隔离,即使是偶尔下岛,也是居家隔离。这就是李灿辉2021年下半年来重复循环的工作生活模式。李灿辉是广州石化船务代理公司中海宏达公司(下称宏达公司)的外勤。

李灿辉工作的地点,在距离陆地10公里的马鞭洲,这里是广州石化原油码头(下称华德公司),负责办理从中东、非洲等地装货的油轮靠离港、卸货等各项手续。因此,李灿辉日常接触到的人,90%以上是刚到港的外籍船员。

2021年上半年,国内新冠肺炎疫情已得到有效控制,但国外疫情形势仍不乐观,对国内港口码头及代理行业有直接影响,外勤工作岗位直接面临疫情输入性风险。

所以,李灿辉工作14天的模样,就是一名“白衣战士”。他每天要穿着全套防护服,从头武装到脚。戴着近视眼镜的他,如今再戴上防

护镜和面罩,每一次呼吸都会在面罩上形成水雾,影响视线。

夏天时,甲板上的温度超过40摄氏度,穿着密封的防护服,不到5分钟全身开始向外冒汗,10分钟后衣服就已经紧紧黏在身上。

从巴拿马装货的NEW PARADISE油轮(中文译名“凯爱”)要进行22名船员换班。李灿辉穿戴全套防护装备,引导上船的11名船员登轮和11名休假船员下船,全部工作将近3个小时,长时间穿着封闭防护服的他大汗淋漓。尽管如此,他依然全程严格执行防疫规定,协调船方顺利完成船员换班工作。

“孤”人李灿辉

马绍尔群岛籍DABA轮(中文译名“大巴”)有一名船员体温偏高,当班的李灿辉配合海关协调船员完成核酸采样,当天检测出结果为阴性,李灿辉这才松了一口气。由于人手紧张,他一个人常常要干两三个人的活儿,比常人要付出更多的体力和精力。

连续工作14天后,又要在岛上的宿舍孤独隔离居住14天,每天重复着同一个节奏,李灿辉也曾焦躁不安。毕竟这一切是常人难以忍受的。

“但同事不光没有忘了我,我们公司的总经理还带队上岛慰问,安排给宿舍安装网线,

买了新桌椅,安排定期送牛奶、水果。业务部经理还到我家里慰问,让我爸妈尽管放心,家里有事随时联系他。”来自组织的关爱,让李灿辉觉得自己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一次驻岛期间,因为实在太热,李灿辉当时感觉不太舒服,几乎坚持不住了。但由于公司只有三名外勤,另外两名还在隔离观察中。“那个时候正是接船工作的节骨眼儿上,没得选,必须咬着牙挺下去,因为生产不能停,也没有合适的人来接替我。”李灿辉在船卸油过程中随时保持与船方沟通,向公司汇报卸货动态,一直到船舶卸完货离开,他也没有向公司和同事提及自己身体的事。

“我感觉自己就像一根连接船与码头的缆绳,连接着船方和岸方,在船方、码头、货主、公司之间发挥纽带作用。我要牢牢地钉在这个岛上,牢牢系在外勤这根桩上,确保船舶进出港和原油接卸的顺利进行。”李灿辉说,这就是作为一个“孤”人的真实感受。



马彪执行“污油不落地”工作,清理机泵卫生。

- 姓名:马彪
- 年龄:28岁
- 石化原声:

“我知道家人很担心我,怕我累垮了顶不住,但前期的技术交底工作量非常大,得逐项进行交底。”

九江石化炼油运行二部工艺员马彪,在今年的公司装置大修过程中全情全力投入,在装置里一跑一整天是常有的事,一个多月“长”在厂里不回家,一切只为将安全绿色检修坚守到底

杨芝 谭壮 邓颖

“爸爸,我想你了!”“爸爸也想你。”听着女儿软软的声音,东北硬汉——九江石化炼油运行二部工艺员马彪的鼻子开始发酸。他伸出手,轻柔地抚摸着手机屏幕上女儿稚嫩的小脸。“爸爸是超人哦,在做很厉害的事呢。”每次女儿闹着要找爸爸时,体贴的妻子都会这样告诉女儿。

“宝宝,爸爸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,今天先说到这哈,跟爸爸说拜拜。”“爸爸,拜拜。”虽然女儿小小的脑瓜里对很重要的事还没有概念,但向来听话的女儿还是顺从地挥舞着小手,嘴里不断喊着“拜拜”。

2016年进厂的马彪,参与了九江石化2017年的大修。那时候的他每天穿梭在装置区,看似总有干不完的活儿,但那时的他更

像战场上的一名士兵,虽然冲锋在前,但并没有过多地思考全局。

2021年的检修,马彪作为工艺员,站在了指挥官的位置上,他需要从头到尾思考怎样做、如何做好。

怎样把停工过程处理好?如何把装置安全停下来?怎样合理安排蒸汽吹扫顺序,才能将工艺管线处理干净?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,都急需马彪来解决。

马彪很早就投入检修前的准备工作中。他编写停工方案,组织施工前的技术交底,一

“超”人马彪

项又一项的任务亟待完成。

马彪几乎没有休息时间,一心扑在工作上,所以家人都管他叫“超”人,因为自从本次大修开始,他平均每天就只睡三四个小时,而且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,但他依然还能保持旺盛的精力,所以家人也是在用这种委婉的方式,提醒他要多注意休息。

“我知道家人很担心我,怕我累垮了顶不住,但前期的技术交底工作量非常大,要围绕检修项目进行工艺、设备、安全三方的对接,还要再带着施工方人员去现场,得逐项进行交

底。”马彪说,“在装置里一跑一整天是常有的事。”

由于是第一次独立组织装置停工,前一段马彪心里十分紧张,每个步骤都不敢懈怠半分。在2号加氢装置停工的6天里,他连续钉在现场,4天4夜,就住在装置旁的临时休息间。

马彪觉得,自己累点倒没什么,最对不起的是妻子和孩子。妻子正怀着孕,眼看第二个小宝宝再过两个月就要出生了,自己却给不了一点照顾。

大女儿才1岁多,刚刚会叫爸爸,正是需要爸爸陪伴的时候,自己却一个多月没能回家,现在怀孕的妻子和年幼的孩子都是母亲在照顾,他只能偶尔通过微信视频缓解思念。

“爸爸不是超人,只是在承担自己的责任。”每当关掉视频,马彪都会在心里这样默默地说。随后,一转头又奔赴装置检修现场。

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漂粉精操作工技师李跃旗,做事认真到有点“轴”。他对漂粉精生产装置上的每一台设备,每一条管线,都了然于心,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“干一行钻一行”与“韧者事成”

彭宁 黄红霞

“疫情期间公司总共发送漂粉精9次,除了岗位上走不开,你参与了7次,每次骑自行车从家里赶到厂里,干完活儿又一声不吭骑车回家,你累不累?”有同事曾经这样问李跃旗。李跃旗想了想说:“是挺累的,但人总得有点信念。”

李跃旗是江汉油田盐化工总厂漂粉精操作工技师。用同事的话,李跃旗做事“一根筋”、有点“轴”。有时候,李跃旗也觉得自己傻,不然也不会在2003年刚调入盐化工漂粉精分厂时,就总想着离开,又因为不舍留了下来,并为此付出很多。

那时候漂粉精生产还属于摸索阶段,李跃旗对环境不熟悉,业务不熟练,同班同事劝他:“没事,你要是觉得活儿太累就歇着,我们帮你干。”可不是累吗?那时候部分操作、工艺流程不够完善,管道容易堵塞、穿孔,操作工就像救火队员,到处查漏补缺,十分辛苦。但同事的理解和照顾让李跃旗下定决心要好好干,他说:“我当时想,一定要尽快掌握专业生产技能,要跟大家一起并肩奋战,才对得起那么多人的帮助。”

曾经,厂长问李跃旗能不能胜任现有的工作岗位?他说:“您放心,我是个干一行钻一行的人。”2003年5月,漂粉精3号装置准备开工,新装置初上,一切尚在摸索,没人愿意去先挑担子。厂长想起了李跃旗:“我记得你说过,你是个干一行钻一行的人,那就去装置上发光发热吧。”于是,李跃旗成为新装置的三班班长。

“那时候是真的难啊,4号、5号新装置开工,人员都临时抽走了,当时班里只有我这个班长外加一个巡检,再就是临时分配来的两名新员工。两个老同志带两个新人,从取样到巡检一步步教,带他们整个装置跑,一边教一边还要保证产量不下降。”李跃旗回忆。

3号装置的老式提升机因为设计缺陷,连续运转下料时,物料容易吸潮堵死下料孔,造成物料大量累积,需要连续几个小时忍着刺鼻

的味道不停地清理。当时,新员工常常累得哭鼻子。李跃旗更不轻松,还要处理各种突发状况,清理物料更是不遗余力。但李跃旗摸索并总结的操作经验很快被推广,并帮助大家迅速在新装置应对自如。

之后不久,李跃旗被任命为漂粉精厂工艺二车间主任。发展至今,漂粉精厂已经拥有10套装置,现代化的操作流程,整洁的生产现场,早已今非昔比。

“轴”人李跃旗却不会踏踏实实坐在办公室。他负责的两套装置从一楼到五楼,600多套动静设备,没事就去巡检一圈,一圈下来就要走1个小时。“设备使用年限久了,加上漂粉精自带腐蚀性,设备会出现各种不同情况的故障,每周必须列检修计划表。”李跃旗说。

他负责的装置产品筛改型为旋振筛后,每次启动噪声特别大,整个楼层感觉都在震动。

最初的旋振筛不锈钢筛网经常出现堵塞,每天都要打开设备进行清理3到5次,不锈钢筛网不耐漂粉精腐蚀容易坏,更换一次还需4到5人协同作业。一张筛网2800元左右,一年要更换筛网100多张,维修成本高,劳动强度大。

为解决这一难题,李跃旗组建产品筛网改造工作组,带着几名员工网上找资料,设计、试用、改进、再试用。就这样花了4个月时间,历经6次改造,从不同材质的筛网中优选出适合漂粉精物料的材质,成功将其使用寿命从一周延长到一个多月,清筛频次延长半个月以上,不仅年增收节支近800万元,还使漂粉精产量提高近一倍。

目前,李跃旗自制的产品筛网已经在10套装置上应用,深受好评。2016年,他被推选为漂粉精操作技师。

做事“轴”,又善花“巧”功夫,韧者事成——这大概就是李跃旗日常的真实写照。漂粉精生产装置上的每一台设备,每一条管线,他都了然于心。“除非你亲自尝试一下,否则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。”李跃旗觉得,即使在大家眼中,他是一个特别“轴”的人,他还得继续“轴”下去,探索与发展的脚步,永远不能停。

“轴”人李跃旗



李跃旗检查漂粉精装置筛网运行使用效果。

- 姓名:李跃旗
- 年龄:50岁
- 石化原声:

“是挺累的,但人总得有点信念。”“除非你亲自尝试一下,否则永远不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。”“一定要尽快掌握专业生产技能,要跟大家一起并肩奋战,才对得起那么多人的帮助。”